

# 第一章

---

## 章回人生

第一章 章回人生 .....	0
逃難的新娘.....	第一章-1
上學與小腳之間 .....	第一章-7
緣起烽火蔓延時 .....	第一章-12
我的人生.....	第一章-18
非關探親.....	第一章-23
烽火中的跨國之愛 .....	第一章-28
杯中淚.....	第一章-30
愛比受更快樂.....	第一章-35

# 逃難的新娘

◎許靜璇

## 一張銅床

民國三十七年冬，青島市就謠言漫天，人心惶惶，時局紊亂。憲柏去我家向娘要我的證件相片，因為他服務的單位要為訂過婚有案的未婚妻先辦眷屬證，以便單位遷移時，未婚妻可以跟著走，待安定後，服務單位再辦集團結婚。我已訂婚快三年了，順理成章地就辦了。當時我正就讀於市女中，是住校生。放寒假回家，看到了眷屬證，才知道權宜之計下我已成了他的眷屬。

才回到家兩天，就知道了臘月二十七上船，二十八日開船，我的名字在第一批要送走的眷屬名單中。家中長輩們慌成一團，奶奶和張媽幫我整行囊，爸和娘在臥室內商量著什麼。兩位一面說一面不停地還擦著眼淚。爸爸忽然生氣地站起，走出去。我趕快閃開。後來才知道，原來他是去想辦法留住我，向上面建議，希望我能跟著憲柏一起走。天黑了很久，爸才回來，交涉結果，只能把我調到第二批，也就是正月初四開船的那批，他們單位一定要把眷屬先送到安全的地方，讓他們打起仗來才無後顧之憂。那是在家過的最後一個年。

上了船，此船載的大部分是官位比較大的太太們，孩子不少，幫忙搬行李的人也多。船航向何方都不知道，是秘密。為了一張銅床，我耽誤了許多時間。最後父母和憲柏還是隨了我的意，把銅床帶走。船行一天多就停了。

在船上，吃睡都正常，我身體好，不暈船也不吐，興高采烈地船頭船尾逛著看風景，早把青島的人事物都忘了。風平浪靜地到了上海，單位上把這些太太們安排在四川北路的肇安小學內，大禮堂後半段已住了第一批來的太太們。和我同來的分配在前半段，最前面還有個大講台。我被安排在中段偏左邊。傳令兵幫我組合銅床時，就有一位軍官來，建議我把床借給團長太太睡。我心想，這官還真會拍馬屁！男人有官階，女的可都是太太，沒什麼大小。這銅床是娘為我訂做的，不借就是不借！床架好後，來了一位六十歲左右的太太勸我，逃難那裡都可以睡，大家都鋪毯子睡地上，只有你還像個孩子，睡床會不好意思吧！但是我不聽，照樣我行我素。

第三天，兩個傳令兵幫我把兩個箱子送到霞飛路的花園坊姑姑的好友家存放。憲柏以前在南京受訓時，假日都是到花園坊朱家消磨時間，這些我家也都知道，所以奶奶和娘特別交代我要送到。平時兩位老人家就很重視憲柏，但是在我心中，大皮箱和銅床最重要，這兩樣都是我的嫁妝。從訂婚後，娘有空就逛街，日積月累為我辦了好些嫁妝，連床都訂做好了，就等我市女中畢業後結婚。天不從母願，先逃難，命該如此。

一天早上，正要出門，憲柏忽然出現了，我欣喜若狂，像孩子一樣，一把把他抓到床邊坐下，問東問西問個不停，也不怕周圍的眼光。他是陪另一位軍官來

送糧响的。後來他陪我逛外灘公園、夫子廟，還坐船去了趟崇明島玩，吃了些從來沒有吃過的好東西，那幾天真是快樂極了。

有一晚睡夢中，他忽然把我搖醒，說他現在要上船，問我要不要送他。望向窗外，天還未亮，以不知幾點，定了一下，就說：「當然要送。」隨便穿件外衣，也沒摺被子，也沒漱洗，就要拉著我走。他忽然就說外面冷，幫我披上大衣，邊走邊說快來不及了。我就這樣恍恍惚惚、匆匆忙忙地跟著他到了船邊，另一個軍官正等著他，還說不要緊張，還有十幾分鐘才開船，我表示也要上船看看，軍官也讓我上了船。

上了船，即將離別，莫名的難過湧入心頭，不知不覺我哭了，也要跟著他回青島。他勸我嫁妝都在此、沒船票...等，我說：「景星輪要回來時我再坐回來。」想我娘、奶奶...等，看到一個木柱子，馬上去抱著柱子坐下，兩腿盤住柱子誰拉我都拉不起，不下船就是不下船。此時，船開了。

回到青島，全家都好高興。第六還是第七天，報上登著上海失守了，被共軍佔領。以後我的日子可不好過，娘常罵我是敗家子，連她最心愛的龍鳳鐲子都丟了，那是外婆送她的嫁妝。第一次看到娘這麼生氣，其他家人都護著我，都說人平安最要緊，破財消災沒關係。爲了避免挨罵，我又回到學校上課，還是住校。

## 結婚記

平靜地生活了兩個多月，記得很清楚，那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二日凌晨一點多，忽然被舍監搖醒，先是一楞，又緊張不知犯了什麼錯。披了件大衣，就被舍監帶下樓，憲柏看見我，就向舍監和工友鞠躬謝謝，拉著我就往校門口走，坐上校外停著的吉普車，我哭哭啼啼一直要求著再回校中去拿衣物，書包?還有錢……。他不理我，只叫我別哭了，等一下就有衣服穿...等。

到了碼頭，又問他：「娘和妹妹、張媽是不是已在船上？」他回答我：「她們沒眷屬證，怎麼上船？」我又哭了，心想還是緊急撤退，怎麼能帶娘呢？差六天就是市女中的畢業典禮了！眼淚還未乾，就被帶到一個房間內，一進門就看到了娘的舊皮箱、家中的網籃，還有美國大麵粉袋裝的大饅頭。憲柏解釋，他知道了這幾天要撤退，詳細日期不知道，就告訴了我娘，昨天早上我娘把這些東西送到他單位上，另外還給他五塊一兩重的金塊，說逃難一定會用得上的。

「一上船就用了二兩，」他指著那張大一點的床說：「這張床是輪機長睡的，這兩張小床是你和我的，給了輪機長二兩黃金，吃、喝、睡都在內了。」他說他是值星官，要出去巡船了。我把房門關上，打開皮箱換上衣服，娘想的真週到，內外衣、毛衣、旗袍、小棉襖、襪子...等，一個皮箱塞得滿滿的，金飾只有上海箱中的一半，最底層有封信，囑咐我用冷水的好處，不能讓憲柏知道小棉襖內有美鈔，將來有孩子不能給孩子吃母乳...等。娘還真大膽，皮箱沒鎖，只用長繩捆著，網籃內有暖水瓶、奶粉、蓮藕粉、不鏽鋼茶杯、碗、毛巾、盥洗用具...等。

想起了憲柏，決定出去找找看，都已經是上午七點了。打開門，嚇了一跳，

到處都是人！甲板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擠坐著，行李擠著放，也有些人擠坐在行李上，到處是小孩的哭鬧聲，放眼看去，甲板上都是警察和眷屬們。隨便問了一位警員，穿軍服的在哪裡？他說：「下層都是軍人，上一兩層也是軍人。」我就擠到下一層到處找，沒見到他，忽然船搖動了，開船了，看看手錶九點正，算算已經八小時沒見到他了，心中很急，就趕快回到自己住的房間，一位五十歲左右的人在吃飯，他自我介紹說是輪機長，很客氣地招呼我坐下吃飯，此時真感覺餓了，他囑咐我不要出去，人多很雜亂。他教我怎麼用收音機，還說無聊時，他的書我隨時可以看。任何一個方向的窗戶都可以往外看，他床上的窗戶也可以，意思就是跪在他床上看。我照做了，他也不生氣，我問他此船要航向何方，他回答我：「這是祕密，不能說。」

輪機長剛出去，憲柏就帶了兩個兵來，對我說：「你家的饅頭給官兵們吃，輪機長一天吃四餐，我倆都可以跟著他吃。」兩個兵抬著大饅頭走了，他坐下吃飯，還未吃完就有人來收碗盤了。那人說：「今天上船、開船都一團亂，影響吃飯時間，明天起四餐都會正常。」

六月二日上午九時開船，六月五日晚上開始下雨，六月六日更是風雨交加，七日轉為狂風暴雨，我才知道遇到了強烈颱風，中午輪機長回來，他說：「船很危險，下層貨艙都是人，沒有貨，壓不住船，人比貨輕太多了！」他給了我兩件救生衣，轉身就要出門，又回頭問我，有沒有人照時送飯來，我說有，我還問他，怎麼這兩天都沒回來吃睡？他說：「太忙了，我不敢離開崗位。」我跪在床上看甲板上的人太可憐了，任憑風吹雨打，孩子哭鬧不停，全身和全部行李都在風雨中，很想開門讓幾個帶孩子的進來，但又不敢，因為第一天下雨時，輪機長就囑咐過我，遇任何事都不准讓任何人進來。我在幸福中，也為那些被風吹雨打的人哭泣。七日晚上雨就越來越小了。

晚上九點多，輪機長笑咪咪地進屋來，我心裡正在愁著外面甲板上的可憐人，雖然風小了，可是還在淋雨呀，他怎麼還能笑得出來呢？

他點香膜拜，祈禱了很久，剛起來坐下，送消夜的服務生進來了，他問我：「這幾天大風大雨的，你有沒有按時吃飯？」我馬上點頭說：「有，風雨那麼大，他都辛苦的送來，我非常感激他，真謝謝輪機長了。」服務生很客氣，順便把那兩件救生衣帶走了。

輪機長很高興地說：「快坐下吃消夜，你知道這艘船在颱風最大的時候，都沒有翻，是為什麼呢？」我回答說：「第一是船長和輪機長經驗豐富，盡了最大的努力把船穩住了，您有兩天兩夜都沒回來這裡；第二是全船的人都是有福氣的人。」他說：「你說的也對啦，最主要的是神明保佑，另一個主因，是船頭生了個兒子，船尾生了個女娃兒，假如相反，船頭生女兒、船尾生兒子，那麼我們都會葬身海底了。」我明白了也信了，他跑船已經有卅多年了，怪不得他回房間先燒香膜拜，很虔誠。兩人邊吃邊聊，他又說：「這延平輪是貨輪，這次任務，底艙一點重貨都沒有，聽說軍中還規定，每人（家眷）只能帶兩件行李。上上下下都是人，船太輕了，遇到颱風最危險了。」又問我：「你有沒有吐過，不暈船嗎？」

我說：「託您的福，我睡得好、吃得飽，不暈船也沒吐過，倒是憲柏在這吐過一次，聽說他在艙中吐過好幾次了。」他笑著稱讚我身體太好了，「妳的個性很開朗又健談，不想家嗎？」我回答他：「什麼都是秘密，現在要去哪裡也不知道，大概打完仗，沒好久，就會回青島了。」他說：「這次的仗不一樣啊！很晚了，快睡吧！」醒了後，天已亮，他也已出去了，桌碗盤也沒了，梳洗完畢，服務生就送早餐來了。算是很豐盛了，高興又滿足地享用吧！

中午，輪機長和我共進午餐時，又說了些話，大致上是說軍人都分配到各個艙中，人多，加上有些人暈船又吐，空氣壞加上吐的味道，那三、四天都很難受；軍中有伙伙，鍋碗瓢勺糧食都帶了，都沒餓著。

甲板上都是警界的人，風雨時很多人都找地方躲，能擠的地方都擠滿了，拖家帶眷有老又有小的，反而沒處躲，動作慢任憑風吹雨打、又冷又餓，行李也都溼透了，幸虧軍中的伙伙還會送些食物給他們，他聽說有好幾位受不了狂風暴雨的苦熬，跳入海中，還有一男一女兩人手牽手跳入海中。此時，我已哭得無法吃飯了。我一直後悔，風雨交加時，是從圓窗往外看過，朦朦朧朧的什麼都看不到，不然的話，我的飯菜也可以讓服務生分給甲板上的人吃。躺在床上，捫心細想，我娘想得真週到，和憲柏最後離別時，還給了他五塊一兩一塊的黃金，我能船上吃得好睡得暖，都是娘賜給我的。沒在艙內受罪聞臭味，也沒在甲板上被狂風暴雨蹂躪，真是太幸福了，也要謝謝憲柏，他肯花二兩黃金訂下這兩張床。

風平浪靜的那幾天，早餐後就出去閒逛，甲板上到處晒行李衣物，我也幫一位老太太拿衣領、褲腰…等，讓海風吹乾，第二天，到下一層的艙中，想看看憲柏，一下樓梯就看到了薛太太和她娘家的媽媽妹妹，奇怪，難道她們有眷屬證嗎？（在一次酒會上見過她，那時我還是短髮學生頭，目前她已不認得我了。）我就請問她，「那是不是她娘家人，長得太像了。」她點頭說：「是呀！」我問：「有申請到眷屬證嗎？怎麼上得了船？」她隨口說：「曾排長是大港碼頭的隊長，又是這次撤退的值班官，我先生在船邊和他說了一下，媽和妹妹就上船了。」我心中五味雜陳，氣得要命，娘曾說過好幾次，表示要和我一起走，他都說：「沒眷屬證，不能一起走。」唉！原來能不能上船都握在他手中，說這麼大的謊話，真氣死我了，絕對不能饒恕他。

以後幾天，都生悶氣，見了他亂一通，就這樣，船到了基隆港內，等下船，船旁邊每天都有坐著小船的小販，兜售些香蕉、糖果、麵包…等食品。青島市的水果中，香蕉最貴了，基隆太便宜，大聲地告訴小販要什麼，他就把食物放在籃子裡。紙上寫多少錢，那時每人身上都沒有紙幣，都是用銀元買，一元銀元等於三元台幣。船欄杆上綁上繩子，把繩子放下去，小販把繩子綁緊籃子，買的人再提上來，東西拿出、錢放在籃子裡，再把籃子放下去，服務生綁了好幾條繩子，我買了好幾次香蕉。

等呀等，又不准下船，等到第八天早上，船開動了，到那裡？還是不知道，問輪機長，他說他也不知道，我猜他一定知道，只是口風緊不說而已，不然，怎麼航行？

大概兩、三天吧，到了海南島的榆林港，很快就下船。下船前憲柏又送他一錠金塊，他就是不收，再三感激他，才下船。在火車站內舖上毛毯，睡了一宿，吃了午餐就把行李交給憲柏，說要去找房子，他就是不讓我去，人生地不熟，怕我出事。他說已經拜託人去找房子了，眷屬又不止你一人。我運氣真好，中餐後，傳令兵就幫我扛著行李，搬到了工礦公司的宿舍中，榻榻米房間，有木質走廊，浴、廚俱全，做新房太好了。

隔天上午，就要出去準備結婚用品，憲柏就囉唆著說：「這裡不是永久住，住多久還不知道，只買結婚用得到的就行了，鍋碗瓢勺都不要買，吃公家的就行了。」他還沒說完，我已出去了。

問了好幾位在地人，都說沒照像館，也沒婚紗店，最後一位中年人告訴我要坐火車到紅砂才有。紅砂比榆林港熱鬧多了，買了些縐紋紙，想做花佈置新房，也買了紅紙，想剪些雙喜字，找到了照像館，店裡只有一套婚紗禮服，老闆說：「只此一家，沒有別的婚紗店、照像館了。」只好說：「明天帶新郎來拍結婚照，再告訴你結婚日期。」傍黑天才回到榆林港，憲柏當晚就決定好了結婚日。

第二天去照了結婚照，回到營房，他就去報告營長結婚日期，邀請營長做證婚人。下午晚餐後，憲柏剛回來，就有一位傳令兵來說營長有事要和憲柏談，我也可以去。進了營長辦公室，傳令兵倒了茶就出去了，先是營長很客氣地讓我倆坐下，他說，結婚日都不改，只希望我們能答應讓另外兩對和我們一起結婚，就是三對集團結婚。憲柏就是不答應，說三對結婚最忌諱，三不成，以後沒有一對有好下場。營長很生氣地說：「現在是逃難，是非常時期，還迷信那麼多。你們也不用花錢，全營官兵都加菜，吉普車當禮車，後門出去，在街上逛一圈，從前門進禮堂，各種佈置都有弟兄們幫忙，就這麼決定了。」憲柏只有忍氣吞聲地答應了，真是官大一級壓死人，何況他比憲柏大了好幾級呢。

結婚當天，新房佈置的我很滿意，很開心地穿上婚紗禮服，憲柏也穿上租來的西裝，真帥，他五官都很端正，尤其是鼻子，我最欣賞又羨慕。

不斷的有太太們、官兵們都來看新娘子，他們七嘴八舌說著，我最有福氣，馮家那一對用別人家的廚房，在大爐灶上鋪上好幾塊木板當新床，廚房就是新房；解家那一對就在營房頭用兩張長飯桌當床，三面用軍毯圍起來就是新房了！我聽了也替他們難過，這時，營長太太來了，可能是看過那兩位新娘才來我這裡，看到我就說：「只有你這裡像個新娘房！」然後又幫我脫下婚紗禮服，她說：「穿旗袍就行了。」我據理力爭，最後哭哭啼啼地換上旗袍，她還說：「這紅色的旗袍花紋料子都是高級的，你穿上，真漂亮。」這時吉普車來接我了，沒伴娘、沒花童、有捧花，擦乾眼淚，憲柏扶我上車後，他才坐在我身邊，真的像營長說的，後門出，繞了一圈，前門進，我是坐第一輛，進禮堂後也安排我倆站中間，行禮如儀後，讀結婚證書，也是我倆的先讀、先用印，這也算是優待吧。

在榆林港住了一個多月，又坐船來到基隆，這船沒有延平輪大，我和官兵眷屬都住在同一艙內，看了各人的百態，也聽到了各省的口音，更聞到了那嘔吐後的酸臭味，我儘量躲到甲板上，呼吸著帶點鹽味的空氣。好像是二三天吧，就又

回到基隆，很快下了船，在基隆火車站睡了一天，吃過早餐後，就坐火車到了台北，住進了日新國小。九家住一間教室，用毯子隔間，弟兄們到學校的倉庫中釘釘打打的，修理壞掉的課桌椅，四張桌子是一張床，每家還有一張椅子，這就是台北的新家。公家每天都是冬瓜、豆腐、綠豆芽、空心菜、醬瓜、豆腐乳…等，實在吃怕了，所以我常常去南京西路圓環，換著花樣吃，一塊銀元只能吃三頓，帶來的袁大頭，都花在圓環的小吃店中了。

不久後，憲柏調金門，營長帶著眷屬搬到羅東鎮，我賣金飾維生，聽了金玉山銀樓鄭老闆的話，把二十一兩黃金存入銀樓，每月吃利息。六個月後，銀樓不見了！當時年輕太不懂事，受到很大的打擊。

民國四十三年搬到南部鄉下，只因為租房子便宜，我做了二十年的小學代課教員，不斷地換學校，一家七口只靠一份小學教員的薪水，為了生活有一段時間讓孩子撿拾?牛到市場換魚、換肉。因為長子在台南不易找到工作，來到台北應徵，一次就 OK 了。民國六十三搬到台北，台北租金貴，我開始賣菜，有一天騎三輪菜車跌入稻田裡，又改行在家當保母，早晚女兒們都會幫忙，一直到民國七十五年，我算是享清福了，以後也住台北住定了。

# 上學與小腳之間

◎ 陳嘉德

流經華中地區的黃河以南汝南縣官莊鎮是我的出生地，那是一九二四年農曆九月七日，母親生下排行最小的我。父母對么女疼愛有加，陳家譜嘉字之輩，取名德。

七歲，我被送進福音堂教會小學讀書。第一天上課，就看到老師用木板打學生，因為不會背書，手心、屁股打個不停，那女生又哭又叫，嚇得我們三個初來上學的玩伴縮成一團。放學回家後，商議再不要去上學了，家長們如何勸說，我們就是拗著不去。

「好吧！不讀書就要在家學針線，裹小腳！」

「新年，也沒有新衣服穿！」

「裹小腳？」

唉呀，那是用長條白粗布，層層包在腳上，留大拇指向前，其餘四指都要強彎在腳底下，緊緊包纏數層成爲錐形，長年累月的包著。看到姐姐的三寸金蓮，不覺渾身發抖。

要我去上學的母親，苦勸威逼不成，過幾天，她真的拿來好幾尺長、約三寸寬的白布條，抓著我的腳，一層層地包裹起來，即使我痛得哭叫掙扎，她在滿頭大汗中，邊纏邊說：「你要是怕痛，去上學，就不要包小腳了！」痛，還是動搖不了決心。等母親不注意，扭到外面，迅速把布條取下丟棄。

母親只是逼迫我，我拋掉布條，她也無可奈何。新年，沒有新衣新帽，這軟化了我的執拗，願意投降去上學了。

讀至小學五年級後，抗日戰爭的烽火燃燒到了家鄉，政府派員到戰區搶救兒童，我和家鄉的大小同學一併被帶到後方，進入四川樂山戰時兒童保育院，繼續學業。小學畢業後，成爲難童的我們，等待分發到國立中學就讀，重讀一年六年級，之後前五名被分發到國立西康學生營初中部。

從四川樂山縣到西康省榮經縣約有四百多里之遙，院方只發給我們五人五天的伙食費及一張路線圖，要走路到西康。三位體建的男生，輪流挑著我們五人共一擔的簡單行李，沿著公路行，又走過商旅小路，渡過小溪大河，爬過高山，夜宿學校宿舍。少小年紀懷著能有學校可讀的期盼，忍受長途的勞累，行行重行行，走了五天，黃昏時，踏進了想望的學校。

好景不長，初中讀了一年後，學校被通令改制爲職業學校，師生多半離校他去，我也因不合自己的理想，昂然另謀出路。舉目無親的我，只得又回到難童保育院的家。屈服在重慶臨時保育院的家裡，埋頭苦讀，以考取高中爲標的！專心致志，努力不懈地勤讀，終於成功地實現了夢想。高中畢業後，爲理想繼續求上

進，得知考取大學部時也正是八年抗戰勝利的消息傳來，這雙層的喜訊，使我幾乎發狂，「我可以回家了！我可以帶著榮耀回家了！」這是一九四五年的暑假。

一九四六年八月，乘學校復員船，途經武漢港，我請假回家探親，享受天倫之樂團圓後，即趕到上海市國立同濟大學醫學院繼續就讀。時運不濟，在上海學校才讀完三年後，內戰蔓延到上海市，兵荒馬亂、砲聲隆隆中，街道、黃浦江邊碼頭湧著逃難人群。惶惶終日，何去何從？想起童年難友服役於空軍，訴苦之並詢問可否設法逃難？終於，上海淪陷前一日，在上海機場外高射炮密集發射中，幸運地衝出了上海市的天空，飛向台灣新竹機場。從此，一九四九年五月，我失了學，尚逾二年未修完的醫學院課程中輟了！

## 失學

民國廿六年七月七日，對日抗戰開打；八年後，民國卅四年八月侵略者日本終於投降。抗戰勝利的號角響起時，在慶歡中，我也得到考取國立同濟大學醫學院的佳音。

抗戰勝利後隨著政府的復員令，同濟大學於民國卅五年遷回上海市。讀了一年級的我，於復員途中請假回家探親。學校開學時，我即刻回上海繼續學業。安靜地在上海讀了三年後，內戰的戰火蔓延到上海市，學校停課，各自設法逃亡。我在入空軍行伍的幼年難友幫助下來到台灣，從此輟學。

我捧著同濟大學醫學院院長梁博士寫給台大校長傅思年的介紹信，希望能進台大醫學院繼續學業。面見傅校長，他告訴我：「現在來台失學學生太多，教育部規定，必經入學考試後，才能插班轉學。」又親切給我講，靜等著暑假考期。我居新竹市北區，住台北市的同學寫錯了地址，誤將通知我考試日期的信件寄到竹北鎮，直到九月我焦急到了台北，始知誤了考期，又面見傅校長，他很惋惜地說：「我沒有看到你的名字，很感奇怪。既然已失去機會，明年再插班也不遲。」

次年，我得知報名期已是最後一天，趕到台北，匆匆報了名，也未及詳看招生簡章。報好名，即去告知傅校長，他很高興地讓秘書載我去台大女生宿舍，好好準備讀書兩週後的轉學班考試。

考過國文後，第二節的外語測驗，我起立問：「我是考德文試卷的啊？」監考老師說：「報名時簡章上註明德文才有德文試卷。」我只有棄考，去稟告校長。校長也無可奈何，是我的疏忽，已無法彌補，只有安慰我：「你讀醫學院年紀還小，等明年再讀也可以。」我只有悵然離開了台大。

民國四十年七月，我仔細地報了名。初試，五十六位大陸來台醫學院失學學生的插班考試，錄取八名，我和來自同濟大學的四名同學，都被錄取。複試，八名初試考取生，只錄取兩名。

我失望的悲鳴，能向誰哭訴呢？最照顧我的傅校長突於考試前一月驟然逝世！這是命運嗎？我已輟學三年了！民國四十一年七月，我熱切地想復學的心，

仍舊不減當年。今年起，台大不招插班生了。教育部令大陸來台醫學院師學學生報考國防醫學院借讀。這年，我因失學失望，懷孕已七個月，得此消息，仍然熱血沸騰，跑去台北國防醫學院報名。報完名，坐在室內觀望，盡是穿軍服的男生來來去去，而我撫撫大腹便便的肚子，羞澀之心淹沒了求學之志。退回報名表，又再度失學了！

又三年後的春季，民國四十四年三月九日，忽接到教育部來函，令三月九日即去國防醫學院報考插班生。老天呀！我雖然求學意志再堅定如鐵，也不敢於此時去報名啊！因為三月十五日第二個孩子的預產期！只有第五度的失學了！雖然求學機會失去了五次，但復學的意志仍堅。即使已是二個孩子的婚齡媽媽，仍熱切地期望要完成醫學院的學業，實現濟世救人的理想。

民國四十五年教育部的轉學報考的消息傳來，我興奮地奔去台北報考，決心捨去一切障礙，任何事也不能阻擋我繼續求學的心願。唉！這次，竟因記載我兩次未去報考，失去資格。這樣殘酷的打擊，使我永遠陷在失學的痛苦深淵中。我能向誰傾訴？第六度徹底失學了。失學之痛，痛徹心底，數十年回憶起，仍然絞痛如昔。

沒有學校可讀，新竹空軍眷舍就成了結婚後的家。在建立的家，十年中孕育了五個寶貝女兒。一生未完成的心願——學醫的理想，想轉移給女兒，盼望能完成。從嬰兒開始，給予啓發教育，成長中生活的點點滴滴，夫婿和我都備極關懷，身體的健康、品格的端正、課業的輔導，都無微不至地細心照顧。所幸女兒也不負苦心教養，都謹遵所囑，用功讀書，力爭上游，達成各自的目標，我的夢想也實現，是皇天不負苦心人。

光陰如箭催人老，日月如梭少年。如今，孫兒女有人大學畢業又攻讀碩士班，最小的也入讀小學，這是年邁的我最得意的慰藉。有志不在年高，雖年逾八旬，我勇敢的參加了蒲公英生活史寫作班，與兒孫輩同班學習也不羞愧，坦蕩地說：「我是一年級生，和你們六、七、八年級生同班，我要尊敬你們是我一年級生的學長哩！我要向你們多多請教啊！」

## 過新年

「砰！砰砰……」午夜十二時正，慶祝新年到來的爆竹聲，零星地從四面八方響起來。靜寂的夜半突起的鞭炮聲，震開了我封存數十年的回憶庫，夢幻似的回到了海峽對岸，相隔千山萬水的遠方華北家鄉—河南。那七十多年前童年的歲月像淙淙流水，再度鮮活起來。耳際又響起過新年時的歌謠：

臘月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掃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割羊肉，二十七殺年雞，二十八貼花花[2]

恍惚中又沉醉在童年過新年的潤味裡…

臘月二十三，過小年，要祭灶神「上天言好事」。等到除夕再請回「下界保平安」。這天開始，家中大動「干戈」，清潔大掃除，整理的煥然一新。

「蒸饅頭」從二十四日起，開始動手做與上火蒸：開口笑大饅頭(直徑六、七吋)，棗花子一醱酵做成各式花朵，中心植入紅棗，排在剖開的數條高粱桿上，蒸熟後，供奉立在祖先牌位前。小饅頭，各種包子，要做百個以上。除夕晚上還要包扁食及元寶，即水餃和餃子的變形。年菜豐盛，其中尚必搭配一福菜(十樣生菜)，代表全家福。

「拜年禮」酒足飯飽後，全家都要向祖先磕頭。小輩們向長輩拜年，是朝著祖先牌位跪拜。邊磕頭邊喊長輩名字：「我給你拜年囉！再加說一句吉祥話。」

年初一大清早，穿戴齊全新衣帽的孩童們向街坊鄰居拜年，也是要對其祖先牌位跪拜，一面磕頭一面喊著長輩名諱拜年。站起來後，領糖果、壓歲錢裝滿口袋，歡天喜地。這是快樂天真的童稚新年。

「轟隆、轟隆……」民國廿六年七月七日抗日戰爭的炮聲起，隨著戰區迅速擴大至家鄉。尚在讀小學的我，泣別了父母，跟隨逃亡的隊伍到後方四川。在苦難中成長的我，知道惟有努力讀書才有前途。隨著歲月的流轉，已考進高中就讀。在班上我是唯一沒有家的流亡學生，寒暑假無家可歸。班上在地的四川籍同學都很友愛，紛紛爭邀我去他們家度漫長的假期，都以親切溫暖的情誼，灌溉著我思親孤寂的心。

永難忘懷高一那年寒假，離校一百餘里的鄉間同學家。因為多是山路，「滑竿」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只有兩根竹竿，中間繫上一段橫竹排，人乘坐竹排上，前後端由兩力夫放在兩肩扛抬著。多麼辛苦的勞力啊！

我不敢乘坐，但是同學解說這是很安全的，不需要害怕。走山路，只有這唯一的交通工具。

蜿蜒崎嶇的山路上，只能供一人通行。顫抖著坐臥上去後，身體要隨著滑竿變換姿勢。上山時滑竿前高後低，整個人腳上頭下；下坡時頭上腳下，作站立狀；平路才可恢復原方位。一路上就這麼被抬著穿山越嶺，深谷峻嶺的風景只會讓我膽顫心驚。等到終點，我像個出浴的人，汗水濕透了衣衫。

同學四合院的家，座落在很多稻田的山谷平地上，房間很多。

「大姐姐回來了！」一群孩童歡喜地跑來。我的同學是老大，來迎接的都是他的弟妹。大腹便便的同學媽媽介紹給我她這十二個孩子的名字。她發現我也姓陳，隨即讓我認他為姑姑，她很親切地擁抱著我這個新姪女。敦厚的爸爸，和藹的說：「我是姑父噢！」這種溫馨甜蜜的歡迎氣氛，讓我感動地流淚，像是回到了我溫暖的家。

全家團圓年夜飯的菜餚種類，和大圓桌旁的人數相等，豐盛又美味。過年時宰一頭預先從自己養的群豬中特別挑選出的大肥豬，做成醃臘肉、香腸。早一個月就懸掛在大廚房的一長排土灶上面房樑上煙燻著。用柴火煮飯，煙多，燻出來的肉才香。讓我現在想起還會流口水的「鴨兒粑」，是糯米粉作的皮包肉餡，外用芭蕉葉包裹蒸熟。還有那又美又甜又香的年糕。

新年還是必須要給親人拜年，他父親有十個兄弟一個妹妹，各分居在個別的山谷。同學帶著我和可以走路的弟妹們，浩浩蕩蕩地翻山越嶺向叔伯們拜年。我走了四個山谷就習慣了山路行，這才開始欣賞沿途的風景，飽嚙眼福。雖然累卻是相當有趣，走著、唱著、玩著快活樂陶然，重拾童年的天真。

寒假一個在山間歲月裡，四叔曾獵獲一隻老虎。回到學校後，我便向同學們驕傲的誇說：「我吃過老虎肉哩。」滋味如何，已經消化被時間吸收，早記不得了。但是，曾經品嚐過「老虎肉」的回憶，卻永誌難忘。

山裡的過年，是離鄉背景在外，最窩心的一個快活新年。

回憶領著我漫步於軍眷村，在台灣結婚的我如今已擁有五個寶貝女兒，自幼均住在軍眷村。村裡來自不同省籍的眷屬日久和樂相處，情感、語言和禮俗彼此交融學習，新年時的忙碌都融於一致性。醃臘肉，釀香腸，做年糕互相幫忙，更增加新年歡樂的氣氛。眷村的孩童和大人們，像是一個大家庭，共同享受著溫馨地快樂新年。

記得於每年除夕，團圓年夜飯後，我就忙著將全家大小新衣整好，以備大年初一起床就可換穿得漂漂亮亮。家中各處也要整理得一塵不染，整潔光鮮，幾乎通夜忙碌。孩子又還小，家事全由我一人操勞，我每年都是在守夜中工作到天明。克盡一個主婦與母親的職務，讓溫暖幸福的光芒，籠罩著這年青時所建立的家。

時代的巨輪前進，每日忙碌工作，只藉此新年假日好好養息。但平時的衣食住都像天天在過年，只有「行」是新年最好的節日。「旅遊過年」像春風一樣吹醒了大地。

讓一年四季辛苦工作的大人們、上學為功課煎熬的學子們，在長長的新年假期，放心去旅遊。下面幾句打油詩，說明了當今的旅遊新年。

先生們遊山玩水，逍遙遙遙  
主婦們去下家務，輕輕鬆鬆  
孩童們四處遊玩，快快活活  
旅遊業的壓歲錢，麥克麥克

---

# 緣起烽火蔓延時

◎盧遠珍

## 養丫頭

母親出生的時候是一個重男輕女的年代，大約在她六、七歲的時候，外公就曾有淹死親孫女的記錄，外公說：「那有媳婦四十五歲還懷娃娃的？何況又生了賠錢貨！」只因是個「賠錢貨」，就把這無辜的小女嬰放在大木盆子裡，面朝下，轉手之間小 baby 就沒氣了。

開麻行的朱家沒有顯赫的家世，精明能幹的外婆卻靠著養丫頭攢私房錢。所謂「養丫頭」，就是收養命苦被棄養的女娃，撫養她們到十二、三歲，開始為她們物色當家的，賺一些謝媒金，而收下的謝媒金就用來添購貼補女兒的嫁妝。話雖如此，但丫頭與家人的關係在和睦友愛的生活中早就沒有主僕之分，外婆前後養了四個丫頭，分離時總在依依不捨中充滿著牽繫與祝福。外婆第一個收養的丫頭叫大孃，才十三歲大，就許配給「水客」做木材生意的老板，日後朱家在逃難跑路的當下，還多虧了這位大孃的接應。媽對大孃有著極深的回憶，尤其是婚後她回外婆家，就像姑奶奶回娘家般的禮遇，有著走親戚的熱鬧。

## 狂轟濫炸下，求生求學大不易

聽媽說，她讀初小是在「螞蚱廟」裡上的課。當我們聽到「螞蚱廟」這個陌生名詞時真有些疑惑，鄉下最怕秋收時候，蝗蟲成群過境，黑壓壓的一片漫天遮蔽，農作物一掃而空，損失慘重，原來蝗蟲是昆蟲之王，若蝗蟲大軍壓境，真是天降災難！而母親最最美好的回憶就是初小二年級的時候，在螞蚱廟裡上台表演，穿著新的小白衣演出「燕雙飛」，可惜跟她同台表演的謝芸蘭同學，一年後死於腿腫，原因是營養不良。

「螞蚱廟」讀初小，「城隍廟」裡讀高小，至於該讀初中的時候，安徽省懷遠縣已被日軍佔領，只好就讀日本人辦的縣立中學，所以要上日語課。誰想得到兩年日語的根基，卻在十六年後撤退到台灣時派上用場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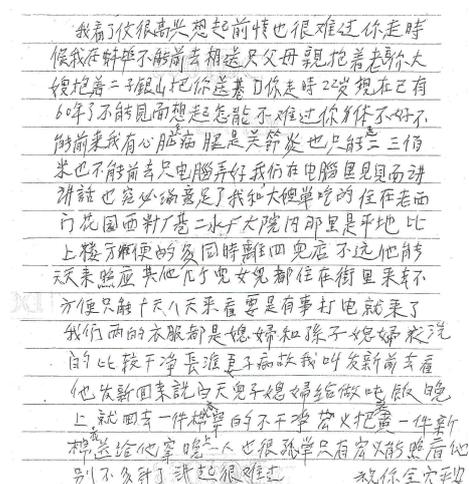
淪陷的老家轟炸機槍炮聲不斷，有一次趕集日，鬼子趁機丟炸彈，炸死了好多人，媽一家人躲到鄉下馬房，這才知道馬是站著睡覺的，為了躲避日本兵的燒殺擄掠，最後他們逃到省城蚌埠的二姑家，這裡有教會醫院、洋學堂、孤兒院，進「淮西女中」成了媽最大的夢想。可是在內亂外患動盪不安的政局下，逃難躲日本人都來不及了，哪能按部就班地上學，局勢不穩人人自危，大環境下要面對游擊隊、收編的自衛隊、新四軍及中央軍，生活都成問題。

戰亂粉碎了多少家庭，而興學校、辦孤兒院的重責大任，由三個外國姐妹承擔起來，她們積極發揮救難救急的精神，收留傷患、收養孤兒任勞任怨，這種母儀天下的胸懷，對母親的開悟與影響深遠無比。在二姑家兩年多的寄住，媽錯

過了進洋學堂的機會，一直到勝利後繼續中斷的學業，進省城就讀省立農業學校，在清晨的雪徑留下上學的足跡印記，勤學用功的記錄傳頌鄉里。

## 漂鳥相遇

我的母親在「螞蚱廟」讀初小，「城隍廟」讀高小，在淪陷區上中學。而我的父親則是在「孔廟」裡讀縣中，在大後方讀國立九中。十八歲那年，離鄉背井由安徽到南京，一路上餐風露宿，穿爛了一双草鞋，趕路趕到腳底心長繭，終於趕上軍校十七期招生，投筆從戎，從此離家幾萬里，只能在夢中和父母會面。「父母在，不遠遊」的顧慮，終於在抗戰勝利後得以返家探望父母才解開。父親家中做的是南北貨，算是殷實商家，由於他位居長孫身份，又是適婚年齡，在二老的期盼下，相中「勤學用功」的母親，二十七歲的父親與二十二歲的母親在烽火漫延下完成終身大事。



圖說：22歲送走母親後，六十年未見面的舅舅的來信。

## 槍在人在

成爲軍人的妻子，東奔西跑顛沛流離，結婚後第一站跟著爸爸來到南京。國共內戰期間，曾搭過三大鐵路，火車一行只換車頭不換車身，重慶——武漢——廣州一路辛苦不在話下。

三十八年夏天國府遷台，爸媽由廣州沙河搭上國防部的登陸艦來到台灣。艇上可容納一兩千人，船艙分上下兩層，老弱婦孺上下攀爬繩索，戰戰兢兢再加上搖搖晃晃的船身，行船走險備極辛苦。爸爸爲了抱緊襁褓中的哥哥，攀爬繩梯才爬一會兒工夫，倏地驚覺槍不見了。身爲軍人，「槍在人在」，幸好即時找到，要知道槍掉了可是要軍法伺候、要命的事呀。

經過七八天的航行終於在高雄港上岸，下船之後人生地不熟的，言語也不通，媽媽試著用簡單的日語交談，倒真派上用場，不想爲此還被爸爸兇了一頓，嚇得媽媽噤若寒蟬。想必爸還停留在八年抗戰的陰影裡，仇日情結還未放下吧！

最有趣的是大夥在岸邊看到賣香蕉的，媽一口氣連吃三根，沒想到喝母奶的哥哥卻因而拉肚子。據說香蕉性涼，吃多拉多。

## 大禮堂的小窩

國防部安排十六戶人家寄居在台北市永樂國小的大禮堂，禮堂上高出來的講台區域隔成兩戶人家，而平坦的區塊則隔成十四家。雖然小窩空間擁擠，但女人們倒也沒閒著，巧婦仍須為「無米之炊」，媽從如何生爐子到煮地瓜籤、由陌路到相合，直到搬離學校與追米族的阿桑仍是知友。

## 早產在醫院門口

民國三十九年五月，母親到馬偕醫院產檢，也許在懷孕期間營養不足，才到醫院門口，我就迫不及待地呱呱落地，為此看診的醫生不以為然地說：「就不能忍一忍嗎？萬一細菌感染怎麼辦？」另外還加了一句：「早產一個多月，太弱了，恐怕養不活，先別報戶口……」從月子到週歲，小病不斷，光一個百日咳就夠瞧了，喝米湯一直到週歲那天才敢去報戶口，因此年齡那一欄，整整小了一歲。從懷孕到坐月子，母親的營養品就是一個小小的雞蛋糕。

## 父親的外交軍旅生涯

父親的外號叫冠軍，每次語文測試成績出眾，平日勤讀英文、韓文、俄文，兩度外派韓國，民國四十六年擔任副武官任內，我和哥哥就讀漢城華僑子弟小學，輕鬆愉快，二年後回台插班五年級，看到圖解算術，厚重得像本大字典，從此數理課業部分，永遠停留在補考等級。

父親在美國陸軍步校受訓時，曾力邀美眾議員艾伯特來訪，當時艾氏回答說：「我會在必要時參訪台灣。」果不其然，在民國六十年十月二十五日台灣退出聯合國，外交洩氣、人心不安的關鍵時刻，這位友邦人士依約前來造訪，父親對這件事既欣慰又感動。

民國六十一年外派黎巴嫩兩年，回國時帶一床大棉被及一些隨身衣物，也許是水土不合、生活過度緊張，這次回來，看得出五十歲的父親性格大變，皮膚也不對了，臉上手上長出了許多白斑，事後才知道，在黎巴嫩住所信箱曾被放置炸彈，在異域孤軍奮鬥，身家性命無保障。

媽體諒地說一個男人不能在外久住，太孤獨，際遇影響了性格，真的，就他只帶棉被當行李，是有點怪，爸倒是理直氣壯地解釋：「被套是我一針一針親手縫的！」一向遠庖廚的大人居然還會用針線？也難為他了！

民國六十四年自請退伍，三十三年的軍旅生涯畫下句點。退伍後爸爸常去舊貨攤找些老八股的收錄音機，抬回家翻修，由於收音機面體大不好搬，更何況上四樓的舊公寓，只要門鈴一響，媽就緊張忙碌起來，深怕接遲了會被氣急敗壞的父親踹一腳。可憐老媽時時待命、時時聽命，在爸有生之年沒有耽誤過一餐，看完報紙馬上要摺好，而且頭版標題朝上，每份整整齊齊方正得像豆腐板。

其實「退伍」和「入伍」一樣都是歷史，「走路」須要提起腳來，但也須要

放下腳，爲什麼父親就沒有母親的耐力、韌性及包容呢？

## 你是可以生病的

40 歲那年，我因子宮內膜增生開刀，終於躺下休息，我記得媽說：「妳是可以生病的。」她接我回娘家細心費神地照顧，可是從我有記憶以來，她是不能生病的，就連她暈眩病發作到躺在地下，半天不能移動的情況下，第二天仍然準備好上學的便當。歲月不饒人，在媽八十一歲的那年，某一天清晨她想起床，可是腰疼到不能起身，她心裡非常害怕，萬一那天不能動了誰來照顧她？

## 心中的承諾

以前上班的時候沒時間回娘家聊天，現在輪到我也退休了，爲了完成心中的承諾，決定提筆寫出父母生長遇合的旅程，天天找機會不停地問、不停地挖，甚至還把媽接到家裡來住了三天，像做專訪節目，認真地寫三生三世的家譜，這才知道祖父的名字及父母双方的家人。

早該知道上一代家族生命歷程，只可惜有一些細節塵封太久了，總有些漏網之魚。現在我們下一代生命的小蕾萌芽挺生，對這些過往的縱橫記錄漸行漸遠，但透過這真實的探索，發現母親從未有自我、自尊，這一輩子父親職務的果實很尊貴、父親職務的花朵很亮麗，而母親的角色卻是葉子，總是謙遜地奉獻她的濃蔭。

## 圖說



圖一、民國 46 年秋，弟弟滿月赴韓國前在中和安樂路家門前留影現在已是省圖書館一角，右邊站著的小女孩是本文作者。



圖二、左起母親、郭阿姨、程阿姨。



圖三、作者全家福照片。



圖四、媽媽年輕時興現在看似花團錦簇的小徑背後藏著多少顛流離沛的縮影！



圖五、三代近照。



圖六、作者與母親。

# 我的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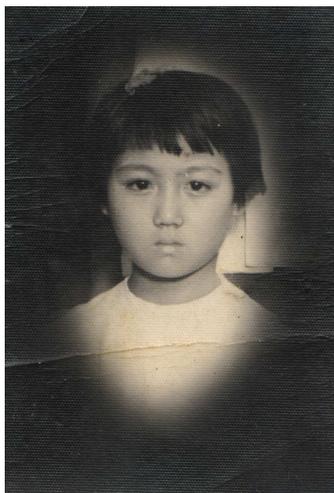
◎王少芬

## 金色童年只有這一天

一九五一年初夏的一天，陽光明媚，媽媽喊我起床並說：「今天是三哥結婚的日子，你要為新娘子拉紗。」媽媽給我穿了一件白色圓領套頭的紗裙，還有一雙繡著一朵粉色小花的黑鍛子圓口偏帶鞋，頭上為我別上紅色的雙喜字絨花，這是媽媽第一次耐心地為我梳洗打扮，我第一次看到家中來了許多客人，院裡、胡同裡三三兩兩，有站著有坐著，這麼喜笑顏開地說著聊著。

下午我們跟著三哥到南馬路迎新娘，穿一身黑色西裝的三哥和平時完全不一樣，他手上還帶著白色手套，拿著一把鮮花。一輛小花汽車開過來，停在我們面前，三哥開了車門，我第一次看到穿這麼漂亮紗裙的女孩子，從車上走出來，她接過鮮花雙手捧著，在伴郎和伴娘的陪同下，走在前面，我幫新娘在後面拉起拖在地上的紗裙，後面有洋鼓洋號吹著，走在紅毯上，我又是第一次看到紅毯一卷一卷地收起又鋪開。胡同兩邊擠滿了男女老少，我想在剛解放的第二年，他們也是第一次看到這洋婚禮吧！

我們簇擁著新娘走進家門，典禮繼續著，有位照相的師傅請大家站好，要拍合影照，我更是第一次知道三角架上的方盒子是照相機，轟地一聲，一道亮光，嚇得我呆在那裡。



結婚的大照片掛在三哥的新房裡，我常去看大照片裡的我，一天三哥拿一塊黑色的玻璃，對著亮光會看到我的模樣，三哥告訴我是相片的底板，不小心被我

掉到地上摔碎了，我也嚇哭了，三哥撿碎片時發現我的小腦袋很完整，靈機一動幫我送到照相師傅那裡，洗出了一張大頭照，想來真有意思。這也是我唯一一張兒時照片，那年我八歲，第一次擁有自己的照片。

## 消失的童年與夢想

一九五三年，媽媽以四十六歲的高齡生下了弟弟。爸爸老來得子，實現了多年盼子的心願，媽媽產後的身體很虛弱，所以我十歲就開始幫媽媽做家事，要抱弟弟、洗尿布、打掃房間，凡我能做的都儘量去做。我常常抱著弟弟坐在院中的小板凳，看小朋友跳房子、跳猴皮筋，弟弟哭鬧，我就要抱著他在胡同裡走來走去，一天我被自己的腳絆倒，手裡的弟弟隨之丟了出去，我的胳膊、手、膝蓋都擦破了，弟弟的頭上也碰了一個大包，還好媽媽沒有罵我，只說「要小心點。」我的童年就在弟弟出生後結束了。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六日（我十七歲高二，妹妹十三歲小五、弟弟八歲小一），因為準備期中考試回家比較晚，推開院門靜悄悄的，拉開屋門黑呼呼的，我打開燈見媽媽趴在炕沿邊上，任我怎麼喊都不答應，我趕忙找來堂哥將她送到醫院，經過檢查是腦出血，無法醫治，於是我們就把她拉回家，準備後事。爲了要沖走晦氣，我們在媽媽的壽衣裏放了幾根青蔥，然後將她就擺在炕上。果然蔥顯靈了，在昏迷了十五天後，她又奇蹟般地醒過來了。

當時正值中國大陸的三年災荒時期，政府實行計劃經濟，吃、穿、用，完全用票證購買，並且限量供應，有糧票、油票、肉票、雞蛋票，連芝麻醬都要芝麻票，還有布票、棉花票、煙票，總之物資極端缺乏，家中有病人那日子真是雪上加霜。爸爸每月四十二元，爲媽媽治病要用去一部分，所以要更省吃儉用，因爲在發育期間營養不足，造成我的兩腿水腫，爸爸和姊姊要上班掙錢，弟妹還小，家中一切大小事都由我打理。其中最重的活，就是要從胡同口的公共水站往家裡挑水。胡同全長二十多米，每天我都要挑兩次水，一次約六十斤重，因爲沒有下水道可排水，因此還要去胡同口總地溝池倒水。真是挑進多少，倒出多少！

我那時無法保證到學校上課，晚上在油燈下一邊寫作業補功課，一邊在爐上煎中藥給媽媽喝，睡前還要用艾草卷幫媽媽燻穴位，忙得我真是天昏地暗。隔年九月我高中畢業，家裏情況不能容我繼續升學。想上大學的夢破滅了，我有些失落，繼而一想，也好，不用再溫書了，難得能輕鬆一下。

## 文革中的婚禮

一九六八年正是文化大革命時期，舉國上下轟轟烈烈地展開破四舊、立四新運動，紅衛兵小將的口號是「不愛紅裝愛武裝」。馬路上看不到一件花衣裳。我的終身大事就在這種氣氛下完成：結婚那日，我穿著深灰上衣，藍色褲子，一雙黑皮鞋，只有手裡的《毛語錄》是紅色的，在姊姊妹妹、好朋友的陪同下，一路

走二十多分鐘到婆家，在門口迎接我的也是一片灰，我們互相揮著手裡的《毛語錄》，齊呼「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後，就進了新房，迎接我的是滿屋子大小不一白色的毛主席石膏像。大姊四處望，也沒看到新郎倌。原來他正在廚房炒菜準備宴客，忙得滿頭大汗呢！人們散去了，我坐在新房裡，望著白色石膏像發呆，腦袋裡似乎看到穿白色婚紗的堂嫂，穿圓領套頭白紗裙的我，看到一捧鮮花，還有看到打開又捲起的紅毯，忽然間才醒悟過來，十七年前最難忘的那天才是我的婚禮，是與堂哥堂嫂一起舉行的婚禮。

## 寡婦難為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我二十八歲。年僅三十歲的丈夫在短短的十五分鐘就被死神帶去另一個世界。這晴天霹靂讓我呼天喊地、恨老天不公平……過度的悲傷驚動了肚子裡的胎兒，有流產的跡象，必須住院保胎。完全失去理智的我，堅決不保胎，孩子生下來就沒有爸爸會更慘，就讓她隨爸爸去罷！與這胎兒生離死別的時候正是農曆八月十五月圓之時。我一直喜歡女孩，所以認定這個胎兒一定是個女兒。從此每當皓月當空時，我總想對女兒說：「如果，如果……」

然而再也沒有如果……妳被我扼殺在娘胎裡，只能將妳深深地埋在我心裡。

丈夫過世後，「寡婦」二字一直刺激著我的耳膜。我必須面對來自家庭、社會和自我的挑戰。婆婆說：「你才二十八歲，一定會再嫁，妳什麼時候走都可以，就是不能把孫子帶走！」媽媽說：「你就認命吧！女人一輩子最大的忌諱，就是做寡婦。」她對我講了個秘密：三十年前，一位算命先生指著牆上我那張童年唯一的小照片說：「這是妳的小孩嗎？模樣不錯，但細端相起來是個哭相，長大命運不會太好……」

是那張照片帶給我帶厄運嗎？我也不清楚。從此之後，我很認命，認為自己是個剋夫的女人，逆來順受，斷絕了所有往來，連妹妹的婚禮都沒有參加，過著沒有樂園只有墓園的生活。

俗話說「寡婦門前是非多。」你再怎樣躲也逃不開人們挑剔的眼光。甚至在幫我介紹男人被我拒絕後，會冷言冷語「一個小寡婦，有什麼了不起……」工作中也會有幾位談得來的男師傅，即便是純友情的交往，也會被看成有曖昧關係。這些事端常讓我噙著淚水，覺得做寡婦很難。後來作夢也沒有想到公公也對我有非分之想，讓我很腦怒。婆婆過世後，有一天晚上，公公給了我一張紙，上面寫著「我要幫你重新收拾房間，換一張新床……」當時我並不在意，隨手將紙條放在桌上，後來不見了。從此每天早上，他都在院裡站著，我起來要去上班，他就將手裡煮好的雞蛋，塞在我褲口袋裡，也不講話。我心想送到我手裡就好啦，怎麼這麼怪怪的。更恐怖的一天早上，他竟然將我摟在懷裡，用臉緊貼我的臉頰，說：「千萬不要改嫁，要留在這裡。」我不知所措，推車走出院門。我想這樣不行，下班我就對小叔們講了出來，第二天公公失蹤了，小叔們也都不講話。到夜裡十二點多他才回來，從此都冷眼相對，再也找不到老嫂如母的感情了。我很生

氣也很失望，在沒有任何的結果下，我帶著兒子回了娘家。到現在我才明白，當年小叔們怕他們的爸爸丟臉面，就放棄我、選擇了他們的父親。他們也許是對的，總不能讓他們的爸爸無家可歸吧！



這張黑白小照，是我滿三十歲生日留下的。也是我二十年寡居生活中唯一的單獨照片。讓人看起來就有悶悶的感覺，一副很茫然的樣子。身穿的衣服就是結婚那天的灰上衣。總之二十年，風裡來雨裡去，每天都活在與命運抗爭的日子哩，但多少也能留下一些快樂的記憶。我到鋼廠上班後，往返要騎腳踏車四十多哩地，刮風下雨都還可以應付，只有寒冬，飄下大雨時，很難騎，現在想來我都不相信自己還曾在雪地上騎腳踏車走。然而確實騎了十幾個年頭。沒有被汽車壓過的路面，還好騎，但壓得像鏡子面一樣光滑時，每騎幾下就會被摔下來，一路到廠不知要被滑倒多少次。只要前面一位倒地，後面一串十幾位一起趴下，大家扶起車，嘻嘻哈哈笑個不停，基本上都是鋼廠的工人，現在想起來滿有意思，真有些留戀，苦中作樂，能得到一時的解脫。

## 人生變彩色



這張彩色照片是我滿六十歲，在桃園仙谷，梅大姊幫助拍下的，笑得很燦爛，是我五十年從來沒有過的笑臉，和三十歲的那張黑白小照，一比較，不知道哪張

是我，哪張又不是我？

一九九三年夏，我整五十歲，有了第二次婚姻。

我現在的先生命運也很坎坷。他在民國三十八年隨流亡學校登陸澎湖，不久接受美國訓練，在經國先生的命令下，被空投至大陸甘肅一帶搞情報，在一次共產黨圍剿中被打下馬做了俘虜。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就被揪出來每天批鬥遊街，戴高帽掛大牌，每天聽到的是「打倒歷史反革命，xxx」，「打倒美蔣特務，xxx」他年輕的妻子無法忍受被當成牛鬼蛇神，於六八年與他離婚，帶走了他的兒子。這個政治運動害得他妻離子散。在兩岸互通後，他又在經國先生的召回政策中，於九一年二次返台。我們於姊姊與姊夫的撮合下於九三年結婚。他送給我的最好的禮物，就是可以隨他來台灣，這是我做夢也想不到的事。

我真的來台灣了！同學們都好羨慕我。我來台灣的第一年，梅大姊是我的第一個貴人。她是三八年從北平隨家人來台的。她給了我許多愛，待我如親妹妹。那時因我先生要照顧一位老榮民，不能陪我，都是梅大姊從台灣的北海岸遊到最南部的鵝鑾鼻燈塔，拍下幾百張我獨自一人的風景照。我每次回天津，行李都塞滿十幾本相冊，讓我的同學們跟著我的照片旅遊台灣，他們看到了野柳的女王頭、淡水的落日……，他們看到了台灣的山、台灣的水，看到了「外婆的澎湖灣」。我再也不是那第一次走近大觀園的劉姥姥，再也不會隨便喊出「同志」二字了。我已開始融入了整個台灣社會。

三年前，我加入醫院的志工隊，幫助照顧失智老人，陪他們散步、聊天。從他們的眼神，可以感覺他們的喜悅與感謝。在志工隊伍裏，不分本省和外省，大家都相處和諧，是快樂的志工人。我也有了自己的信仰，相信這一切都是耶穌基督的愛，給了我新生命。

有天我和梅大姊站在合歡山上望星空時，我對她說：「已把我的心摘下來，掛到這綴滿星星的天幕上，如同眾星捧月一樣，捧住我的心，永遠不會跌落下來。」我還在梅大姊的鼓勵下參與永和社大的蒲公英寫作班，結識了更多的朋友，還在她們的支持和幫助下，我，寫出了我的人生。

我雖想念我的家鄉，但不會再覺得孤獨。去年先生回大陸過年，我一人留在這邊。大年夜我拿起電話，左耳響起我門前的鞭炮聲，右耳是從聽筒裡傳來的家鄉鞭炮聲，他們在我耳中聯成一片，激動的淚水流滿面。我愛這裡的一切，這裡有東方人的熱情與純樸，也有西方的文明與自由，更有我彩色的人生。

曲折的人生造就了今日的精采。